

爱是万物之心

白

郑敏宇 蒋勇敏

赵秋艳 译

银

时

代

俄

国

文

丛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马雅可夫斯基与
莉丽·布里克
通信集



学林出版社

爱是万物之心

白

银

时

代

俄

国

文

丛

马雅可夫斯基与
莉丽·布里克
通信集

郑敏宇 蒋勇敏
赵秋艳 译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学林出版社

白银时代俄国文丛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爱是万物之心

——马雅可夫斯基与莉丽·布里克通信集

作 者 马雅可夫斯基 莉丽·布里克

译 者 郑敏宇 蒋勇敏 赵艳秋

责任编辑 曹坚平 李 东

封面设计 王晓阳

版式设计 应黎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2002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6.5 万

印 数 5000

ISBN-7-80616-475-8/I·172

定 价 17.00 元

编辑说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重要时期。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这其中包括中国读者熟知的文豪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塞宁、勃洛克、蒲宁等，也包括近年来在俄国被重新发掘和评价的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曼德尔施塔姆、洛扎诺夫等，他们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哲学思想、宗教研究等广泛的人文领域，贡献了一批卓越不凡的精品。这个群星闪耀、人才辈出的时期，与 19 世纪 20、30 年代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相辉映，被文学史家、文化批评家称之为“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的作品，以其诗性风格和悲剧色彩闻名；“白银时代”的作家，既是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又是深刻的人文思想家。在过往的历史时期，“白银时代”作家的作品大多被禁，它们的“开禁”在俄罗斯也是近些年来事，然而一旦开禁，便立即引起了广泛的重新阅读和阐释的热潮。

本文丛收入随笔、自传、回忆录、书信集等多种文体的作品，尽量多侧面地展示“白银时代”作家的本真面貌及其艺术与思想的丰富性。

正像诗人勃洛克所预言的，上个世纪之交的“艺术作品始终像它应该的那样，在后世得到复活，穿过拒绝接受它的若干时代的死亡地带”。

当然，本文丛的推出，也旨在重新唤起中国读书界，对于俄国著作的阅读兴趣。

中译本序

“我爱你，爱你，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过去爱你，现在爱你，将来还会爱你，不管你对我粗暴还是温柔，不管你是我的还是别人的。无论如何我都爱你。阿门。……爱是生命，是主要的东西。因为有爱，诗句得以挥洒，事业得以发展。爱是万物之心。假如心停止跳动，一切都将枯萎，都将变得多余而无用。没有你（并非‘外出时’没有你，而是内心没有你）我的生命便告终结。过去一直如此，现在仍然这样。”这是马雅可夫斯基对莉丽·布里克的自白。

马雅可夫斯基与莉丽·布里克的爱情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段奇缘，一段佳话。在马雅可夫斯基的生平中，莉丽·布里克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诗人的创作产生过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避开莉丽·布里克，我们就不可能全面了解马雅可夫斯基的生平，也不可能真正认识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

然而，长期以来，前苏联正统的马雅可夫斯基专家始终对诗人与布里克的恋情讳莫如深。他们认为莉丽·布里克有损马雅可夫斯基作为政治诗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的形象，为了突出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现实主义性质、“非未来主义”性质，他们

故意将诗人同一二十年代的文学环境割裂开来。另外，他们还认为，马雅可夫斯基与布里克夫妇同居一宅是道德上的堕落，与革命诗人的生平不相称。

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马雅可夫斯基和莉丽·尤里耶芙娜·布里克初次见面是在1915年夏，但早就彼此有所耳闻。莉丽原姓卡甘，比马雅可夫斯基大两岁，出生在莫斯科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中学毕业后考进莫斯科建筑学院，学习绘画和雕刻，1911年赴德国慕尼黑学习雕塑。次年回国后旋即与奥西普·马克西莫维奇·布里克成婚。两人先是住在莫斯科，1914年搬到彼得格勒。奥西普出身商人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却从未从事过法律工作。他秉承父业，同时也乐意充当文化赞助人的角色。莉丽与奥西普是青梅竹马，情真意笃，彼此结合是顺理成章的事。马雅可夫斯基与莉丽相识时，莉丽已经结婚三年。本来，布里克夫妇对当代诗歌，尤其是对未来主义者并无好感，如果说他们对文学不无兴趣的话，那也主要局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传统的经典作家（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是个例外）。认识马雅可夫斯基，确切地说是在马雅可夫斯基在他们的家庭沙龙里当众朗诵了《穿裤子的云》之后。莉·尤·布里克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马雅可夫斯基背靠门框站着。他从上衣里边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不大的笔记本，扫了一眼，又放了回去。他沉思片刻。然后像环视巨大的讲堂一样环视一下房间，朗诵了长诗的引子。他用低沉的，至今难以忘怀的声音——不是用诗，而是用散文——问道：

——你们以为，这是热病中讲昏话？事情发生在，

发生在敖德萨。

我们抬起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看不见的奇迹，直到结束。

朗诵大获成功。布里克夫妇赞叹不已，认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完全不同于时下的无病呻吟之作，这正是人们期待已久、盼望已久的东西。

这次朗诵，决定了马雅可夫斯基和布里克夫妇的未来命运。“布里克夫妇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赞不绝口，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的诗。马雅可夫斯基则义无反顾地爱上了莉丽娅。”莉丽的丈夫先是决定向正苦于无处发表的作者伸出援手，资助出版《穿裤子的云》，继而亲自投身当代诗歌的研究，并成为一名批评家。马雅可夫斯基疯狂地爱上了莉丽·布里克，从此，他的诗几乎全部献给了她。为了离她近一些，他没有回到在郊区的住处，而是搬进了皇家帕莱斯旅馆，几个月后又迁到离布里克家只有咫尺之遥的纳杰日津街。

马雅可夫斯基同莉丽·布里克的感情迅速发展。他们几乎天天见面，由“近在咫尺”，终于发展到“同居一处”——当然，这中间还夹着莉丽的丈夫奥西普。马雅可夫斯基与莉丽如此难解难分，以致影响到他与其他女性的交往。先后跟马雅可夫斯基发生过罗曼史的娜·布柳哈年科、维·波隆斯卡娅、达·雅科夫列娃，以及美国人埃莉·琼斯，都曾“无奈”地聆听过诗人向她们坦露的对莉丽的难以自拔的爱：“我只爱莉丽娅。我可以对其他人好，或者很好，但爱只能是第二位的。”

马雅可夫斯基在生活方面永不满足，在爱情方面同样如此。莉丽·布里克说“忠诚他，爱他的人不计其数，但这对一个‘欲壑难填’的人来说只是沧海一粟，他需要不读者读之，不来者来之，

不爱者爱之”。

相比之下，莉丽与丈夫之间的关系要较少戏剧性。据知情者说，奥西普对爱情的肉体一面看得很轻，这使这个奇特的“三人之家”避免了许多冲突。尽管布里克夫妇早在认识马雅可夫斯基前一年就“停止过夫妻生活”了，但双方谁都不想离婚，一直将名存实亡的婚姻维持到1945年奥西普去世。莉丽爱奥西普，从小就爱，她看重他的聪明和学识，一如她欣赏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马雅可夫斯基和奥西普对她来说可以互相补充，就像同一个大脑的两半——一半是情感的，创造的，另一半是理性的，分析的。对莉丽来说，爱奥西普显然要比爱马雅可夫斯基轻松得多，因为他从不要她爱他。

马雅可夫斯基与奥西普·布里克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热情的，友好的。他们不光互相补充，也彼此需要。是马雅可夫斯基激发了奥西普对诗歌的兴趣，从而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将他倾注在法律和生意上的聪明才智转向文学、文化和政治问题，使他成为一名精细和敏锐的形式主义理论家和有影响的文化学家。他的理论模式的灵感大多来源于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

而在马雅可夫斯基“改变了奥西普的思维方式”的同时，奥西普在马雅可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中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马雅可夫斯基不大喜欢书，奥西普则每天必去旧书店，家里藏书丰富。他经常把书和杂志拿来念给马雅可夫斯基听。马雅可夫斯基完全相信他的文学鉴赏力。他编辑过马雅可夫斯基的第一部文集，校对过其中几卷的校样，还为第一卷做了注释。在马雅可夫斯基政治观点和美学观点，尤其是20年代的政治观点和美学观点的形成过程中，奥西普产生过很大影响。我们可以对这种影响做出不同评价，但在布尔柳克之后，恰是奥西普·布里克成为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主要顾问和亲密朋友这一事实是不容否定

的。

马雅可夫斯基与布里克夫妇的共同生活长达 15 年。在这 15 年里,他们虽然各自都有许多罗曼史,但能互相了解,友好相处。真正的爱情和友谊的前提是尊重对方的自由和独立。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忍受妒忌的煎熬和精神的折磨。付出代价最多的是马雅可夫斯基,但收获最多的恐怕也是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位伟大诗人。不管俄罗斯文学界和学术界目前有多少人在极力贬损他,“重新评价”他,我都坚信这一点。遗憾的是,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令人满意的诗人传记,这在一定程度上自然会影响到我们对他的生平与创作的深入认识和继续传播。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这本《马雅可夫斯基与莉丽·布里克通信集》的问世,无疑会多少弥补这一缺憾。

郑体武

1997 年 10 月于上海

目 录

中译本序(郑体武).....	1
马雅可夫斯基与莉丽·布里克通信集.....	1
注释.....	255

1.

莉·尤·布里克致弗·弗·马雅可夫斯基

(1915年8月6日,莫斯科—彼得格勒)^①

周六抵达。

莉丽娅

2.

马雅可夫斯基致莉·尤·布里克、奥·马·布里克

(1917年9月25日,莫斯科—彼得格勒)^①

亲爱的莉奇卡

亲爱的奥西卡!

我在信的开头就要吻你们,不能像平常那样等到信末^②:我已急不可耐了!你们怎么样?一对幸福的人儿来到这个神话般的地方,称它为“你们的”;可这两个坏蛋却只用那句经典的“莉丽娅还是莉丽娅”来敷衍我。

昨天作了演讲^③。屋子挤得满满的,只可惜不是金钱,而是些可爱的朋友。其实我不必以冷冰冰的“公民们”来开始我的发言,我可以镇静、亲切地说一句:“亲爱的阿伯拉姆·瓦西里耶维奇^④、艾尔莎^⑤和廖瓦^⑥!”

我现住普列斯尼亚^⑦。他们供我吃喝,在我面前还那么小心翼翼。

有人管吃当然不错,可对我唯唯诺诺实在不好。谁叫我是家里的天才呢?他们好像都把我当成阿韦尔琴科^⑧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本事杜撰出几句农村之行的诗来。

我在这儿的第一个朋友是尼卡^⑨。

亲爱的孩子们，给我来信！

吻你们！

你们的 日渐发福的沃洛佳

9. 25.

(反面)

向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

问好！

该有海报了吧^⑩。《战争与世界》^⑪怎么样？

3.

马雅可夫斯基致莉·尤·布里克、奥·马·布里克

(1917年12月中旬，莫斯科—彼得格勒)^①

最最亲爱的莉丽克！

最最亲爱的奥西克！

“亲爱的，你在哪儿？”

请回答我。”^②

将年轻的心中所有的悲伤藏入卷首语，重新面对现实。

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莫斯科就像一个成熟多汁的鲜果，多佳^③、卡缅斯基^④还有我都在努力采摘它。我们主要的采摘地是“诗人咖啡馆”^⑤。

现在，咖啡馆还是个让人觉得亲切、愉快的地方。(最初开“流浪犬”酒吧^⑥就是为了娱乐！)这里拥挤不堪，满地碎屑。舞台上就只有我们(如今该说“我”了，多佳和瓦夏没到圣诞节就离开

了,真是糟糕),根本也没把观众当回事。到午夜12点我们分钱。就是这样。

未来派目前大受青睐。

将会有很多演讲。圣诞节将举行“未来派枞树晚会”^⑦,然后是“三个诗歌胜利者的选择”^⑧。在综合技术馆我将主持《人》的讨论会^⑨。

简直忙得不可开交^⑩。

有很多有趣的情形,可遗憾的是只能看见各种丰富的表情,因为听众都不说话。比如你们可以想象一下维索茨基、玛拉涅茨和沙季洛夫^⑪(他们的银行可是关门了!),他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多佳的诗句时会是什么表情:“他多么喜欢苍蝇,它们有着肥硕的臀。”^⑫

上百万的新人,挤得到处水泄不通,可都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廖瓦慈母般的关心下,我那笔“南方基金”正在悄无声息地增加。可用它去南方还有困难。^⑬

莉莉娅的房间^⑭和社艺协^⑮、美术学院^⑯的情况,以及其他一些要紧事的进展如何?我在《新生活》上读到了奥西卡那封洋溢着高尚情操的信。我真想也收到这么一封^⑰。

我现在的地址是:

莫斯科 彼得罗夫街 萨尔蒂可夫巷, “桑·雷蒙”2号房间

弗·弗·马雅可夫斯基

我会常常走到院门外,用那日渐枯槁的手掌遮住斜阳的余晖,忧郁地注视着远方:在滚滚尘烟中,是否会出现邮差熟悉的身影?请别把我折磨成这样!

吻你,莉琳卡

吻你,奥西卡

你们的沃洛佳

向帕霞^⑮和舒拉^⑯致以热烈的问候！

也向珀莉娅和纽莎^⑰问好！

4.

莉·尤·布里克致马雅可夫斯基

(1917年12月下半月^①，彼得格勒—莫斯科)

亲爱的沃洛钦卡，我们要来莫斯科了。我很高兴你一切都好。请向多佳和卡缅斯基致意。

我膝盖疼，已有一周多没跳舞了。

奥夏拿《新生活》报社的俸禄^②，他竟被雇佣了！（200卢布）

我们到阿利特曼^③和雅斯内家^④作客了。以后未必还会去！！^⑤

这里非常暖和，可地上滑得要命。

舒拉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买船了。^⑥

奥西卡就是定不下去莫斯科的日子。等一定下来，我就会给廖瓦发电报。

据说莫斯科晚上10点以后人们就不再上街。这可太没意思了。

我胖了三俄磅，真让人绝望。我想减肥，但不知怎么从早到晚总想吃东西，就是控制不住。

我的房间已经挺漂亮了，但还不尽如人意：很多东西还没有（墙纸、帘子、灯）。奥夏已经完全控制了美术学院的局面。

社艺协是库什涅尔^⑦在张罗。

波勃罗夫怎么回事？他把你那首诗弄哪儿去了？^⑧

每天都会有报纸提到奥西卡，评论他登在《新生活》上的那封信：右派、左派都骂他。

听说——报纸上也有报道——17日那天工人们在街上这么唱：……嚼你的松鸡——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不记得开头了）

吻你，沃洛钦卡。

奥西卡也吻你。

莉莉娅

5.

莉·尤·布里克致马雅可夫斯基

（1917年12月31日^①，彼得格勒—莫斯科）

我亲爱的沃洛钦卡，每次收到你的信，我都会欣喜若狂。

我的神经彻底出了毛病。我们打算去日本，我会给你带件和服回来。

腿还在疼，但已经能跳舞了。

今生今世没有什么比彼得格勒更让我讨厌了。奥西卡自己会写信告诉你他那些事情。

舒拉向帕霞求婚了，条件是她得用自己的钱带他去日本。

我曾终日郁郁寡欢，自从我们最终决定出游以后，便又快乐起来了。

你写了什么新东西吗？

我足不出户，甚至可用长期票的芭蕾都不去看了——暴风雪实在可怕！

舒拉请我向你转达他长辈的祝福。

今天“栖园”开张，将上演库兹明的轻松喜剧^②。我不想去。

库兹明有一些非常可爱的新诗被路里埃^③配了曲，欢快得很。请速回信。紧紧拥抱你，吻你。

你的 莉丽娅

我昨天昏厥了!!!!!!!!!!

刚刚决定，大约过 10 天，在去日本之前，先到莫斯科。^④

6.

马雅可夫斯基致莉·尤·布里克、奥·马·布里克

(1918 年 1 月上半月^①，莫斯科—彼得格勒)

最最亲爱的莉丽克

最最亲爱的奥修赫

我一直等你们到 7 日(还好没有犯傻去火车站)。这么说你们不来了。你们给廖瓦的信显得很苦恼。亲爱的，这是怎么了？请给我写信！我也是人哪。

我一切依旧。过着茨冈浪漫曲里所唱的那种生活：白天睡觉，夜晚狂欢。咖啡馆使我变得卑劣，简直就是一个小臭虫窝。爱伦堡和维拉·英贝尔(原文如此)还有点儿像诗人，不过对他们的活动，科伊朗斯基^②也说得对：

爱伦堡狂野地哀号

英贝尔(原文如此)附和他的胡说八道

莫斯科和彼得格勒

都代替不了别尔季切夫

我作了许多演讲。在综合技术馆里的“未来派枞树晚会”^③上，人头攒动，好像有苏维埃大游行那么多的人。直到晚会开始前才得知，海报上的四个人当中，布尔柳克、卡缅斯基缺席，果利施密特^④也不来了。我只能亲自上阵，想起来还觉得可怕，简直